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习仲勋、刘志丹、谢子长不畏艰险、顽强拼搏，与凶恶的敌人斗争，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斗争，终于在太西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。

本书突出了刘志丹、习仲勋等同志创建陕甘边区的领导作用，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路线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指导，突出了陕甘边区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，特别反映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西北党内危机的重大意义。本书所述故事充满传奇，情节曲折起伏，许多事件属于首次披露。

一

刘志丹一回到照金，就立刻去看望养伤中的习仲勋。刘、习二人在医院相见，喜出望外，又百感交集。

习仲勋一见到刘志丹，顾不得自己的伤痛，着急地问：“红二十六军现在哪里活动?情况怎么样?”

刘志丹笑着说：“你别着急嘛，听我给你慢慢说，我们打一仗胜一仗，边区已向北向东大大地扩展，已涉及18个县。”

习仲勋兴奋地说：“那太好了!”他不小心将头碰到了床上，刘志丹一看哈哈大笑。

习仲勋边用手捂着头边问：“还有什么情况?”

刘志丹说：“有好事，也有坏事啊!最令我发愁的是杜衡同志又回到了二十六军，他一会儿主张北上内蒙古打通国际线，一会儿又主张南下渭华。对这个人，我真没有办法。”

习仲勋一听又急了：“那怎么办?”

刘志丹说：“准备开个会，由会议决定。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人开会和不开会，都是他说了算，别人只有服从的义务，没有表决的权利。”

习仲勋更着急了：“哎呀，我这个伤，怕参加不了会了。真急死人了。”

刘志丹安慰说：“你还是安心养伤吧，你的意见可以让金理科同志代你发表。你虽在医院里，但却主持和领导了薛家寨保卫战，并取得了很大胜利。大家都在夸你。”

习仲勋说：“快别说了，我睡在床上一动没动，只开了个会，听一听汇报。”

刘志丹笑道：“岂不知‘运筹于帷幄之中，用兵于千里之外’的道理?”

习仲勋说：“哪有你的成绩大呀!”

二

1933年6月17日，中共陕甘边特委、红二十六军党委、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在照金北梁村召开。

会场上坐着杜衡、刘志丹、汪锋、张秀山、李妙斋等人。金理科走进会场同杜衡握手，问杜衡：“老杜，怎么你又回来了?”

杜衡傲慢地说：“我回来有重大任务布置。你先坐下听我说。”金理科坐在一边。

只听杜衡说：“同志们，现在敌人集四路兵马疯狂围攻我照金根据地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而要跳出陷阱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”

刘志丹一听大吃一惊：“那照金根据地呢?你的意见是放弃吗?”

“对!”杜衡沉重地点头。

“不!”金理科站起来说，“照金根据地决不能放弃，这里的地形优越，山大沟深，敌人来了我们就在这深山老林里和他们打转转……”

杜衡用手势制止金理科：“老金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主张南下渭华地区创建根据地，理由有四条：一、渭华有渭华暴动的影响，群众觉悟高；二、渭华党的基础工作好；三、人口稠密、物产丰富，便于扩大红军；四、可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九军，直接威胁西安。”

刘志丹说：“你这些理由，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。首先渭华暴动我们是吃了亏的。渭华地区人口稠密、物产丰富是事实，但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很近，大军横扫过来无处藏身，这是多年来的事实已证明了的，我们不必重犯这些错误。”

杜衡说：“你不相信群众，你一贯坚持你那右倾机会主义、梢山主义。我是省委特派员、红二十六军政委，我有权代表省委作出决定!”

刘志丹不说话了。会场一时沉寂下来。

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

(节选)

路 笛 路小路

金理科说：“咱们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子、副主席兼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让我代表他们发言，他们都不主张南下。这样吧，大家是否表决一下，同意红二团南下的同志，请举手!”

会场上有少数人举起了手。

杜衡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虽没超过半数，但这是党的决定，必须南下，错了 my 负责。”

金理科说：“既然你们一定要南下，那你们就南下吧!但是，照金根据地决不能放弃。”

杜衡问：“谁来坚守照金?”

“我和习仲勋同志!”金理科举起了手。

“我!”“我!”“还有我!”会场上有李妙斋、张秀山等好几个人也举起了手。

杜衡转向刘志丹问：“志丹同志，你呢?”

刘志丹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也必须南下，我离不开几百名红军战士呀!”

杜衡宣布：“那就这样，除金理科、习仲勋和边区革委会的同志以外，其余一律随军南下。把照金游击队留下，再给你们留下一个特务大队。”

会议草草收场。刘志丹心情沉重地离开会议室，迎面走来王世泰。

王世泰问：“会开完了?”

刘志丹答：“开完了，决定红二团向南出击。”

王世泰问：“照金还未巩固，怎么又要向南?”

刘志丹说：“咱们部队中，有些人是从渭华暴动过来的，思乡心切，杜衡的意见恰巧符合了他们回家看看的思想。”

王世泰无奈地说：“那就南下吧!反正有你掌舵，我听你的就是!”

部队开拔前，刘志丹和王世泰到医院同习仲勋道别。习仲勋对王世泰严肃地说：“世泰，我把刘志丹同志交给你了，志丹有失，唯你是问。”

王世泰说：“你就放心吧!有我王世泰在，就有志丹在。”

习仲勋说：“这就对了!南下后，在军事上一定要听刘志丹的。杜衡若再干扰军事，你们要和他抗争。”

刘志丹笑着：“人家不听，抗争也难呀!他处处代表党说话，咱们怎么抗争呀!”

习仲勋有点着急了：“党?党不是他一个人，咱们也是党内的人呀!党委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呀!”

王世泰表态说：“假若杜衡再胡来，就先把他抓起来!”

刘志丹连忙制止：“世泰，不敢胡说。我现在还不明白，这南下究竟是省委的意图，还是他杜衡个人的意图!”

习仲勋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这样吧!我让金理科同志去省委汇报，弄清事实真相。不过这次南下若遇到不测，他可以说他不懂军事，你是参谋长，会把责任都推给你。”

刘志丹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!”

一天清晨，红二团集合在村口，杜衡、刘志丹、汪锋、王世泰等同志站在队伍前面。杜衡给王世泰挥了一下手。王世泰便命令：“出发!”

队伍浩浩荡荡出了村。

三

红二团出发的当天，金理科心情沉重地来到习仲勋的病房。

习仲勋问：“老金，红二团南下了，咋办呀?”

金理科说：“杜衡这人太主观，会上他盛气凌人，老子天下第一。”

“老金，我对他这次南下的行动有怀疑。”

“你怀疑什么?”金理科莫名其妙。

“我怀疑这不是中央和陕西省委的决定，恐怕是他自作主张。如果此事省委不知道，南面地下党联系不上，非失败不可，这次的失败可能是惨痛的。”

金理科问：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

习仲勋说：“我的意见，你赶快去陕西省委汇报，让省委立即制止这次南下行动!”

金理科把手一拍：“对呀!”

习仲勋说：“你要立刻出发，马不停蹄，一定要争取赶到红二团的前面。”

金理科说：“对对对，你安心养伤，但照金也要防止敌人偷袭。”

“照金不要紧。大部队南下，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。照金周围只有小股敌人骚扰，我们不怕。”

“那我就走了!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你路过王泰吉那里，了解一下他起义的准备情况。”

“好!”

四

红二团经过艰苦的行军到达三原县境，这时部队已疲惫不堪，王世泰以为队伍要到三原县的武字游击区活动，就命令队伍：“停止前进。”

杜衡走过来问：“王世泰，队伍为什么要停止前进?”

王世泰说：“左前方就是咱们的武字游击区呀!不在那里活动，扩大根据地，还要去哪里?”

“我们要去渭华，过渭河!”

“这不是要葬送红军主力吗?省委知道吗?”

杜衡支支吾吾：“我去给省委汇报，你领队伍继续前进!”

刘志丹从后面赶来：“敌人一个团在后面紧追我们，怎么办?”

杜衡说：“老刘，你赶快率部队过渭河，我去省委汇报，叫地下党在渭河南岸接应。”

因这里离西安不远，杜衡未带一兵一卒，就化装溜走了。

王世泰对刘志丹说：“志丹同志，我看这事有鬼。”

刘志丹说：“前有渭河，后有追兵，我们只有抢渡渭河了。过了渭河再寻机作战，不然就进终南山，联系陕南二十九军。”

后面枪声四起，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出发了。

五

金理科风餐露宿，不分昼夜地向省委驻地奔波，到达省委时已经疲惫不堪。

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的办公室，几个工作人员正研究着什么。门里进来一个戴礼帽的先生叫了一声：“老袁!”

袁岳栋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同志。金理科向袁岳栋说明了红军主力南下渭华的情况。袁岳栋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这不是要把队伍断送在渭华一带吗?现在部队已到了哪里?”

“听说已到三原。”

“我亲自到三原阻挡。”袁岳栋带了两个工作人员，叫了一辆小车，急速前往三原县。袁岳栋在三原县民教馆碰见杜衡一人行走。忙问：“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?”

杜衡支支吾吾：“我回省委汇报，路过这里。”

袁岳栋：“部队呢?”

杜衡说：“正离开三原向高陵进发。”

袁岳栋惊叹：“天哪!你怎么闯下这么个大祸!咱们赶快在赵伯平这里开个会，研究一下。”

在民教馆，袁岳栋、杜衡和三原县负责人赵伯平、刘映胜一起开会。袁岳栋严肃地批评杜衡：“这么大的事情，不经省委批准，你竟敢一人做主，擅自行动，这是无组织行为!”

杜衡辩驳：“是会议决定，多数人同意的!连刘志丹也同意南下。”

袁岳栋：“谁决定都是错误的，这是对革命的犯罪!赵伯平同志，你赶快通知高陵总支部，在高陵县境内拦截。”

六

天黑了。部队急行军来到渭河边上。四面八方响起枪声，敌人三面合围红二团，战斗非常激烈。

刘志丹对王世泰说：“现在三面受敌，南面又是渭河，我们赶快抢渡过河。”

正在这时，对岸有一只民船摆渡过来，船头上站着一个身穿长袍、头戴礼帽、身背盒子枪的人。

王世泰问：“干什么的?”

“我是团总，薛兆兰!”

随着答音，几个战士上去缴了他的枪。薛兆兰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对面还有两只船!”

战士们乘这只船渡过去，骑兵骑着马蹿水过去。

三只民船来回摆渡，到天明时部队全部渡过了渭河。

赵伯平赶到高陵县的渭河北岸，已是早晨日出时分。他站在河边，望河兴叹。

七

在西安福盛楼饭馆的二楼上，袁岳栋、杜衡、高岗、贾拓夫以吃饭为名正在开碰头会，研究红军下一步怎么办。贾拓夫假装上厕所，出来观察动静。他发现饭馆门口有特务盯梢，赶快回来叫大家分散转移。这时，服务员端上来一盘菜。高岗吃了一口，骂服务员：“你这是什么熊菜，连盐都没有。走，去见你们老板!”高岗吵闹着将服务员拉下一楼，饭馆一片混乱，高岗和贾拓夫趁机冲了出去。这一吵闹惊动了门口守候的特务，立即回来抓人。他们早盯住了杜衡和袁岳栋，把他们两人抓上了囚车。审讯室里各种刑具摆放齐全。杜衡被两个士兵押到审讯室。杜衡看见多种刑具，头上汗水淋漓。

敌军官指着老虎凳说：“杜衡!你交代不交代!不交代就上刑!”

杜衡点头说：“我交代，我交代!”

敌军官又问：“投降不投降?”

杜衡回答：“我投降，我投降!”

敌军官递给杜衡一支烟说：“先说说你的身份。”

杜衡浑身打着颤说：“我是中共陕西省委委员，是陕西省派往红二十六军的特派员。”

敌军官阴笑着说：“你还知道什么?都给我写出来!”

杜衡低着头：“是是是!”

敌军官叫道：“把赤匪杜衡带下去!”

几天后，杜衡穿着长袍、戴着礼帽在街上东张西望，后面跟着几个便衣特务。

金理科迎面走来。他发现杜衡，想马上躲避，但已被杜衡发现。杜衡大喊：“快来抓金理科，他是陕甘边区特委书记!”

一伙特务上来，将金理科捉住，押上囚车。警车惊叫，行人乱跑。

白色恐怖笼罩着西安城。

在陕西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，中共陕西省委在高岗的主持下，在西安白露湾村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，向大家布置了分散、隐蔽、保存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。

高岗说：“同志们，由于杜衡的叛变投敌，省委一些主要同志被逮捕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为了适应新的形势，省委决定在西安的各个基层组织该转移的转移，该出走的赶快出走，党组织和党员一定要保存下来，开展更隐蔽的工作。正如刘志丹同志经常说的那句话：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’”

贾拓夫说：“为了及时同党中央取得联系，省委决定派我去中央苏区汇报，派高岗同志去照金根据地恢复和开展红军的武装斗争。省委机关暂时撤离西安市。”

会后大家分头行动。

八

红二十六军渡过渭河后，在渭河南岸一村庄，被敌人大部队包围。战士们浴血奋战。因寡不敌众，大部分牺牲，少数被冲散。在渭河南岸的一个村子里，黑夜黢黯，炮火连天。

红军以村庄断墙残壁作为掩体，英勇抗击。一炮下来，数人应声倒下。赵红娃抱着一挺机枪，向敌人猛烈扫射。

在一间小瓦房里，刘志丹、王世泰等人正开紧急会议。刘志丹说：“现在是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，我们必须分散突围，以人为本，各自行动，争取活着出去，回到陕甘边区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!”

王世泰说：“就这么办，再没有时间讨论了，散会!”

战士们一个个冲出掩体，向黑暗中冲去。枪声、炮声掩盖了一切。赵红娃端着机枪对刘志丹说：“你们向外冲，我来掩护!”

刘志丹冲出去了。

王世泰冲出去了。

赵红娃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射击。阵地前，敌人倒下了一大片。子弹打光了，机枪哑了。

“抓活的!”敌人如洪水一样涌上来。

突然，赵红娃被人拉下了墙头。他随着此人向一个水哨眼钻了进去。

此人说：“我是地下党交通员，是专来接应的，不幸遇到这个场面。”

赵红娃说：“你们赶快去找刘志丹和王世泰，他们可能被冲散了。”

赵红娃在这个水洞里直等到天明，枪声听不见了。他爬出水洞向一户农家走去。

他在这家刚喝了一口水，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叫喊：“你这家有红军没有?”原来是敌人挨家挨户地搜查红军遗留人员。

赵红娃一看，这家房里根本没有藏身的地方。窗跟前有一个土炕。屋里有一只猫见有生人进来，便钻进炕洞里。赵红娃急中生智，立刻像猫一样钻进炕洞里。

敌人进屋子搜查，见这里没藏身的地方，就要反身出去。这时，那只猫见有人进炕洞，就猛地冲出了炕洞门。敌人一见猫，忙回头说：“这炕洞里有人。”

敌人喊道：“出来，出来!”敌人用长枪戳进去试探。炕洞里无动静。

“不出来，就用火烧。”

赵红娃一听，急了。他抬头一看，在炕洞角里有一线光亮透进来。他知道这是烟囱。农家烟囱一般都是用土基子垒的。他立刻使劲推倒烟囱，钻出炕洞，向村外如流星闪电一样蹿去，然后钻入一片小树林。

九

红二十六军向终南山挺进，敌人前堵后追。未牺牲的少数人分散进入终南山中。

刘志丹带着7个战士，在山中转。

在另一山头，王世泰带着30多人下山。战士们衣衫破烂，打着赤脚，有的在山地梯田里刨吃地里的生洋芋充饥。

在一棵大树下，王世泰给大家讲话：“我们这次南下失败，是我们领导上的路线错误造成的。我们不能被困死在这里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分散回照金。现在大家分散行动。我和吴岱峰、高锦纯去找刘志丹。”

“不!我们不散，我们都去找刘志丹。”许多战士哭着说。

王世泰说：“同志们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即使找见刘志丹，还得分散逃出去!”

大家听了，都擦干了眼泪，三三两两分散走了。但还有十几个人未走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死也要和刘志丹一起回照金。”

王世泰说：“可以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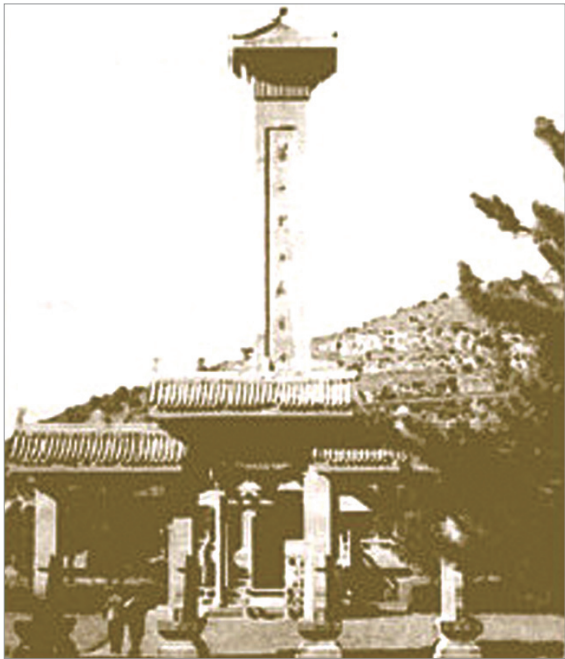
王世泰一伙正在一户农民家的院子里吃饭。哨兵抬头一望，见半山腰走来了两个背枪的人，身着老百姓服装。

哨兵喊：“站住!你们干什么的?”对方不回答。

哨兵跑回来报告：“王团长，山上有两个穿便衣拿枪的人向我们走来!”王世泰叮哼：“继续喝问。很可能是咱们失散的同志。”

哨兵又问：“你们站住!不回答就开枪啦!”

对方反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



图为南梁革命纪念碑

哨兵回答：“我们是王世泰的人。你们如果是自己人就下来。”

那两人高兴起来：“好呀，那就叫王世泰出来答话。”

王世泰连忙用望远镜一望，惊喜道：“哎呀，是刘志丹!”他大声喊：“老刘!”跑步朝山坡走去。刘志丹也跑步下山，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。王世泰哭着说：“失去了你，我怎么向党交代呀，回去仲勋同志问我，我怎么回答呀!”

刘志丹也很激动：“我也不能失去你呀!这次红二团全军覆没，我有责任呀!”

同志们端来稀饭，刘志丹忙接过来就吃。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一碗稀饭，说：“我三天都没见个五谷渣渣了!天天喝的山泉水。”

同志们一听都哭了。

刘志丹劝大家说：“大家不要难过。这次的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错误路线、错误的领导，不但不能盲目地顺从，还应该抵制。习仲勋同志坚持不放弃照金根据地，就是对南下错误的抵制。现在，我们应化装分散行动，甩开膀子回陕甘边区，同习仲勋同志会师。每一个同志都是一颗革命种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大家为了革命一定要活着回去。”

王世泰说：“我完全同意志丹同志的意见。回陕甘边区要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但是，刘志丹我是跟定了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寸步不离!”

刘志丹笑着：“好好好!拿咱们陕西的话说，咱俩穿的是连裆裤。”

志丹回来了，院子里一片欢腾。

(摘自《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——习仲勋在陕甘边区》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)